

爱心浇灌幸福花

●徐珍珍

家是温暖的港湾。家里有温馨和谐、相濡以沫，也有拌嘴争吵、鸡毛蒜皮，只有一家人真诚相待、用心经营，才能携手同行、幸福美满。

在集团公司重庆东环项目部，谈起费安寨一家，职工们钦羡之余无不竖起大拇指。结婚多年来，费安寨和妻子相濡以沫，互敬互助，坦然面对工作和生活中的各种困难。有了儿子以后，两口子感情更深了。

费安寨出生在四川乐山的一个小山村，祖辈都是农民，文化程度虽然不高，但为人淳朴善良。2000年1月，费安寨经亲戚介绍，认识了在县城从事文具销售工作的张智慧，俩人在深入了解后坠入爱河。2001年底，他们在项目部举行了简单朴素的婚礼，虽然没有钻戒没有婚纱，甚至没有多少亲人在场，但是在项目同事的见证下，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他们这个温暖的小家庭正式组建。

张智慧非常理解丈夫在工地一线的不易，于是主动放弃自己原来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到家庭中。2002年夏末，项目部进入验收交付阶段，而承建的隧道部分预埋管却发生堵塞现象，需要人工进行疏通。费安寨和技术员们加班加点疏通管线，一连奋战了几个

日夜，最终按时完成了施工任务。其间，张智慧把家庭照顾得井井有条，让费安寨无后顾之忧。

2003年，夫妻二人迎来了儿子费家城，从孩子满一周岁起，张智慧便带着他来到湖南邵怀高速公路雪峰山隧道项目。工地上的生活虽然有诸多不便，但他们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场景给项目上的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转眼间，孩子开始上幼儿园，为了孩子上学，他们不得不开始了两地分居的日子。

费安寨每天晚上都会在忙完工作后，给家里打至少一个小时电话，和妻子聊自己的工作，听妻子倾诉家里的事情，这个习惯一直坚持至今。两个人都站在体谅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从未发生过争执。

费安寨夫妇十分注重言传身教，从小到大，他们没有在学习上给孩子太大的压力，都是以朋友身份与孩子交流，家庭氛围十分融洽。现在，孩子已经上高中，心地善良，品行端正。前几日，孩子的班主任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是他们家孩子在扶路边倾倒的共享单车的瞬间，附说明：我为有你这样的学生感到自豪。这让夫妻两人自豪不已。

牵手相伴的20个春夏秋冬，真心待人成了费安寨一家人的处事态度，他们与邻居、同事和睦相处，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为那些需要帮助的邻居、同事解决一些燃眉之急。

2010年，得知有一名新员工因家境困难急需用钱，他们二人不假思索，主动借给他3000元应急。平日里，周围邻居谁家有困难，他们一定会及时伸出援助之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们常说：“只有大家都幸福了，才是真正的幸福。”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费安寨主动请缨坚守在项目工地上，妻子张智慧带着孩子到项目与他一起过年。疫情期间，张智慧主动承担起厨师的角色，为项目留守人员做饭，不计较任何报酬；费安寨则与留守人员一起协调物资、部署疫情防控工作，及时解决疫情防控工作中遇到的紧迫问题，为项目年后顺利复工复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费安寨说：“一家人只有多一些理解、多一些支持，用爱心、诚心呵护家庭，才会更加幸福。”

作者单位：集团公司重庆东环项目部

海外「老铁」席广栓

●韩展展 斯琴

8月的一个深夜，席光栓自己咬牙“做手术”，用消毒过的刀子，把手上被虫子叮咬而溃瘍的肉一片片刮下，盐水清洗伤口后，再包扎严实。第二天，精神焕发的他出现在同事们面前，引得大家一阵惊呼。

“为什么不输液休息等康复？”“工期这么紧，人手短缺，我不能倒下。”

席广栓，集团公司安哥拉国际公司卡宾达供水项目电务综合队队长，也是位年近六旬的老铁道兵。凭着几十年练就的娴熟工作技能和敬业精神，深得项目人员敬重。

席广栓的海外生涯始于2006年，当时43岁的他担任安哥拉本格拉铁路大修工程电务项目综合队队长，负责铁路长途光电缆的敷设和接续。全长1344公里的本格拉铁路作为继20世纪援建坦赞铁路后，中国企业在海外一次性建成的最长铁路，施工条件异常艰苦。

早出晚归、披荆斩棘、伐树开沟……全线共64座火车站，多半没有施工条件，席光栓带领勘探队员作为“先锋部队”，吃足苦头。为了踏勘工作顺利推进，在反复审核图纸并实践论证后，他针对施工方案提出优化建议，最终将马槽放线车辆更换为轨道平板车，不仅使劳动力极大节省，也使施工速度提升了一倍。

从本格拉铁路到罗安达铁路，再到卡宾达供水工程，十几年来，席光栓的双脚不停奔走在安哥拉大地上，敷设的光电缆足足可绕地球一圈。高压输电线路架设、低压配电柜与PLC柜设备安装……敷设过程中，即使一个小小的插座、开关、灯具，他都要亲自排查隐患，正因如此，他带领团队一直保持着零返工零事故的海外施工记录。

卡宾达供水项目处于热带雨林气候区，空气潮湿闷热，蚊虫肆虐。新入职的同事在项目部夜夜难眠，抱怨环境艰苦，席广栓讲述起自己铁道兵时期故事开导他们。

19岁参军的席广栓，成为最后一届铁道通讯线路兵，保障修建青藏铁路的铁十师三个团的线路通讯。青藏高原号称世界屋脊，海拔3680米的关角隧道为二十世纪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隧道。在条件艰苦的关角山，架线、栽电线杆、维修线路的物资全靠人拉肩扛，高寒缺氧随时威胁生命。有天，席广栓和8名战友扛着沥青电线杆向山顶前进，两名战友在半山腰晕倒，被另两名战友下山，他和其余战友把电线杆扛到山顶。到终点后，脸色煞白的他随电线杆一同倒下，战友用胳膊肘轻轻触碰他，缓过劲的他还以轻松，这种宣示“活着”的轻松让他们冻得青紫的脸上笑开了花。

这样的事情，他记不清遇到多少次。关角山顶那30多根电线杆，在极寒天气下，线路接头最容易结冰。有次，他扛着几十公斤的维修工具去维修，在电线杆上爬了3个小时，下电线杆时，腿脚却不听使唤。他用扳手使劲敲打腿脚，才发现衣服、鞋上有冰碴往下掉，原来身体散发出来热量在极寒气温下已结冰。这些经历成了席光栓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财富，也让听说他事迹的新员工深受感动和鼓舞。

近期，项目进入收官阶段，作为整个供水系统中枢神经的箱变却发生故障。试运行，箱变触头不停的放电并发出嗡嗡的电流声，导致其他设备不能正常运行。席光栓和人员一面排查设备安装的每一道环节，一面向厂家技术人员请教，故障却始终无法排除。

一连几天，他都扎在现场，看着送来的午饭也无法下咽。此时，正值雨季，外面下得正酣的雨水已没过低洼处的香蕉林。看到这一幕的他突然有了想法，他重新检查箱变隔离板和绝缘护套。看着表面挂着的水滴，他彻底顿悟，箱变位于刚果河畔，雨季空气湿度大，电气设备金属元器件之间的间隙不能满足绝缘要求，所以产生放电现象。

经过在高压柜和箱变箱体内重新配置除湿装置，并对箱变基础作混凝土加固处理，故障完全排除，项目最后一道工序制水通水得以成功进行。

近日，看着当地村民因喝上干净清澈的自来水而欢呼，笑容绽放在席光栓那满是褶皱的脸上。

作者单位：集团公司党委宣传部、安哥拉国际公司

鸟巢中多了四只通身赤红的小鸟在蠕动着，我们去观望也只是远远看看，不敢用手触摸。大鸟进出灌木引起了当地几个小孩子的注意，小孩子看到鸟巢自然心动手痒，幸好被门卫大爷发现，才保住小鸟不被小孩子窃去。那几日，门卫大爷索性搬了椅子坐在门口守护小鸟安全。过了一段时间，大鸟带着小鸟飞离，那丛灌木才被铲除。

这件事给我的震撼还是挺大的，初为工程人的我一直以为工程人都是一些雷厉风行，为完任务不拘小节的人，他们眼中应该只有庞大的工程，心也应该如钢筋混凝土般坚硬。可是，为护鸟巢暂停施工的事情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正是外人眼中这帮“粗人”却做着最温柔的事，在寒风凛冽的深夜，他们坚守岗位看着盾构机一点点掘进，在朦胧散晨，娇阳初现的清晨也拿起相机拍摄那如油画般的红日；在沟壑密布的大山里他们经纬着天地，在潮水退去的海滩上，也随笔勾画着心事。这就是工程人，他们一边豪气冲天建设着大厦高楼，一边又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内心深处的温柔，心中装着猛虎般的壮志，却也肯低头嗅蔷薇的芬芳。正是这份温柔，抚慰着工程人在高强度、高压下日益疲惫的心。用“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生”形容工程人最合适不过。

这该是一群多魅力的人啊！在攻坚克难的时候，他们坚毅的目光，伟岸的身影无不显示着高大坚强，当他们低头嗅花香的时候却又成了最温柔的人。是的，再厚重的墙上总有让阳光透进来的窗户，再坚硬的土地上也总有花草生长的缝隙。

作者单位：五公司

我的老班长

●袁庆

“班长，忙完这阵一定去敦煌转转！”和老班长赵树伟又一次热情寒暄后，我们再一次用“有时间坐坐”结束了聊天。

细算下，有5年时间没有和老班长见面了。这些年，虽然和他有过聚聚的盘算，但是最终都未能实现。反倒是大家的距离却是越来越远了——我在山西，他在河北；我到太原，他又去了晋中；我到了西安，他则去了胡天八月即飞雪的当金山……

其实，班长不当班长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无论他当队长还是经理，我都习惯的称呼他为“班长”。

刚参加工作那年，我被分配到位于邯郸的一个市政项目，成为了一名测量员，赵树伟就是测量班的班长。那些年，工地的条件自然不如现在，我们测量班的几个人在一个屋檐下做内业，一起坐着破皮卡车跑工地。

邯郸那个项目是要建设一座市郊的景观斜拉桥，虽然管段不足4公里，但是要跨过几条大型铁路和高速公路，而且主桥的塔柱就高达100多米。每天早上到了工地，班长要穿过工地爬到老居民楼顶去观测仪器，技术成熟些的2名测量员要穿过公路去主塔上跑前视，没有实战经验的我们则需穿过铁路架后视仪器。每天大家分开工作前，除了分配工作任务外，班长总要叮嘱几句安全通行的问题。

“铁道口的通行灯一定要留意”“别逗留，快速通过”……每每想起班长，这些简单的叮嘱依然萦绕耳旁。入职第二个月的样子，班长让我尝试爬主桥跑一次前视。为了确保我“高空作业”万无一失，在我登上主桥前，班长特意叮嘱两名技术人员给我“带路”。

那是我第一次上主桥——作业平台在高60米的半空中，脚下的空间就一脚宽。低头一看，我顿时双腿发软，双走紧紧握着模板边沿，一动都不敢动。“不着急，先适应一会。实在不行，就慢慢下来，安全绳一定要绑好！”对讲机里，班长熟悉的声音传了出来。在班长的鼓励下，我跟着主桥的浇筑，爬到了70米、80米、90米……

大桥尚未建成，我就调至公司宣传部。再一次见到班长时，已经是1年多后的事情了。赵班长不再担任测量班班长了，他成为了隧道斜井作业队的队长。得知我到项目部出差，班长特意给我打来电话：“斜井这边没有信号，晚上去项目部找你。”那天晚上，斜井内一台设备出现了故障，班长未能来到项目部。而当我次日特意翻山越岭到了他们作业队驻地的时候，班长才刚刚从隧道内出来。班长蓝色工作服上沾满了混凝土喷溅的泥点。“班长早！”激动的一句问候后，我才想起，班长已经是队长了。

后来，我到了西安。班长去了玉门关外的当金山修建一座铁路隧道。项目上场的时候，我曾去项目呆过一个月，无人区的风沙暴雪现在想来都让人内心瑟瑟，但是，班长在那边已经呆了快5年了。

“从敦煌回老家的時候，我在西安转车，我们坐坐！”“等完工通车了，我们一定好好聚聚！”……和班长的约定不是因为他忙，就是因为是我出差，这5年时间，每次电话里聊起来，开心的心情从未减退——就像是很多年前一样，他是我的班长，我是他的士兵！

作者单位：集团公司党委宣传部



贯通在即 刘斌斌 摄

筑路者

●黄鹏程

像那些阿美利加人
行走在加利福尼亚的大道上
我行走在中国西部
绵延千里的山脉脚下

我从那隐秘在群山的山野里的
一个古朴的小镇里出来
带着农民的耿直与永恒的激情
投身在包银铁路镇朔湖特大桥建设的洪流

哪里需要我们就在那里住下
蓝天白云般的房子
是我们流动的家
我们是荒原最早的住户
野地最早的人家
我们到了那儿
就激起喧哗

一千五百三十六个桩基
一百九十二个承台和墩身
测量、造浆、钻孔、打桩
把钢铁插进大地的心脏
起重机、搬运车
这奇怪的嘴
充满着野性
疯狂地叫嚣着 肆意歌唱
路边发黄的稻穗呵
也不敢直起腰来

那不惧风沙的筑路者啊
并没有悲哀的眼
风雨的昨夜
奔走的疲劳
这太阳下真实的姿态
万物都对他表示敬仰

这巍峨屹立的贺兰山啊
你是华夏文明出色的姑娘
祖国北方坚强的卫士
是筑路者忠实的观众
是夕阳下一堵温暖的墙

作者单位：二公司

已识工程大 犹怜草木生

●罗延伟

世间没有绝对的大和小，大如驰骋深海的蓝鲸尚有陨落时候的温柔，小如探手可摧的小草，也有破石而出的力量。

来到项目工作之前，我对工地的印象只是原本冰冷却被太阳炙烤的发烫的钢筋混凝土和那些整日见惯了大工程和大场面内心早已坚硬如铁的工程师。在外界看来，工程师每日与钢筋混凝土打交道，看着基坑变成擎天墩柱，在这种环境下，似乎每个工程师的心都被撑大，撑大到只知盾构机掘进却不会留意一颗落入土中的种子已经发芽，只知在高耸入云的塔吊中操作却不会为了一只飞累了停歇在前面的小鸟凝眸。

但是当我成了一名工程师之后，渐渐发现那些只是外界对工程师的偏见。诚然，工程师每日都与庞然大物打交道，正是因为见惯了这些大家伙，才会更加珍惜生活中的小温柔。

每一个项目部好像都会留有一块空地，我们项目部的空地一大半被厨师种上了时令蔬菜。厨师每天下午都带着斗笠，披着毛巾或锄草或浇水，路过的人都会与之闲聊几句，看看蔬菜的长势，问问何时挂果。剩下的空地就留给其他人自由发挥了，空地最边处被人用砖头围起一个两平方米左右的小圈，圈里被种上了各种各样的

花，仔细看会发现那些花都是野地里常见的，是被人移栽过来的。移花之人是一个黑脸大汉，我万不会想到小花园的主人竟是一个声如洪钟，雷厉风行的大汉，如此人物竟有移栽“美丽”之情怀。后来与他闲聊，他告诉我他每天面对那些没有生命的机械和材料，自己的心也越来越硬，这样下去怕自己越来越麻木，因此种些花草，闲时浇点水，看着花儿怒放的生命，也弥补一下心里缺失的温柔，每天心里惦记着这些花草，也会有归属感。他说的淡然，我听后感慨万千，或许这就是现实版的“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工地上“猛虎嗅蔷薇”的故事太多了。我们项目部门口曾经因为施工原因要重新修建一条道路，新修建的道路上有一丛灌木，就在铲车即将铲除灌木的时候，从灌木中飞出一只鸟，鸟儿围着铲车胡乱飞舞着，施工人员也意识到了什么，往灌木中一看，原来灌木中有一个鸟巢，里边整齐整齐躺着四枚鸟蛋。见此情况，施工队长叫停了铲车，与项目部管理人员商量，最终决定暂时留下那丛灌木，就这样宽展笔直的新路上多了一个灌木交通岛。项目部好多人没事就去看看鸟巢的动静，看到大鸟在巢便悄悄退回，生怕惊动了大鸟。日复一日，大鸟进出灌木愈加频繁，应该是鸟蛋已经孵化，果然，



国画《秋染万山》王希岳 作